

## 著名书法家王冬龄—— 用中国书法写世界文字 是很有意思的“跨界”



王冬龄,1945年生,江苏如东人。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草书委员会副主任,兰亭书法社社长,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,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,西泠印社理事。

师从沈子善、林散之、陆维钊、沙孟海、诸乐三诸先生。善写大字,其巨幅超越极限书写的狂草具有震撼的力量。作品为伦敦大英博物馆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美国斯坦福大学、哈佛大学、中国美术馆、故宫博物院等收藏。

本报记者 陈淡宁/文 吴煌/摄

在弥漫着墨香的工作室,王冬龄铺开宣纸,看了一眼手机上用电脑打出的阿拉伯文字,悬肘运笔,一气写就。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迟疑,甚至没有多看手机上的文字一眼。

“你们这是考王老师基本功呢?”正在王冬龄处拜访的友人笑言,“这不就是书法的基本功临帖嘛。”

三年前,王冬龄曾去过沙特阿拉伯,与当地艺术家做过一场创作展。但那次他书写的是汉字,而这一回,是他头一次用毛笔来书写阿拉伯文。

“我用了篆书的笔法来写,”王冬龄眯起眼睛,“篆书笔法的圆浑,象征着中国人的待人之道。这是我看到这组文字时,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书体。”

王冬龄不识阿拉伯文,但这不妨碍他的书写。“这多有意思啊,”王冬龄笑着说,“我不认识它。但它对我却怀抱着‘欢迎’这种热烈的感情。”

在王冬龄眼中,不存在不能用中国书法来表达的文字:“只要是线条,就一定可以用书法书写。”

“世界上有三大类型的书法,一类是以中国为核心

的汉字文化圈里的东方书法,一类是阿拉伯书法,还有一类则是西方的英文书法。在阿拉伯世界,阿拉伯书法神圣崇高,但其表现形式体现为一种美术字式的装饰性。而英文书法出于形象的束缚,只能写成一些比较固定的形状。”王冬龄说,“中国书法最伟大之处在于,毛笔、水墨与宣纸,可以写出最丰富,最具变化,同时最饱含情感精神的线条。汉字是表意文字,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王国。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,能像中国汉字这样具有表现性和图像感。用中国书法的笔法来写异国文字,会赋予它一种更生动的变化。”

对于这面位于萧山机场、用中国书法书写各国语言的“欢迎墙”,王冬龄说:“我觉得在G20峰会期间,有这样好的主意是很棒很有意思的。放眼当下,我们看到,世界文化里最优秀的东西都在彼此交流。而大家也都是抱持着开放的心态在交流。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去多做一些促进文化交流、对话的事。艺术界现在流行讲‘跨界’,那么,用中国书法线条来写不同国家的文字,正是这样的一种跨界吧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  
欣赏书法家  
作品

## 著名书法家鲍贤伦—— 最爱入古风格 亦不拒新鲜尝试



鲍贤伦,1955年出生于上海。祖籍浙江鄞县。曾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、浙江省文物局局长,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隶书委员会副主任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。

师从徐伯清、姜澄清、陈恒安诸先生。善写隶书,钟情秦隶。多年系统研习传统书法和书史书论,于战国汉魏的简牍、碑铭隶书尤为用功,经年累月渐成朴拙高古、浑穆灵动的隶书风格,成为当今隶书创作探索领域成果卓著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本报记者 陈淡宁/文 杨晓轩/摄

同许多艺术家们充满散漫气息的工作室不同,鲍贤伦的书斋里,一切都归置得十分齐整。书籍、卷宗、纸张……一切都有它们该待的位置。

正对着书架的书桌上,摆放着他刚刚书写好的两幅字。一幅是中文的“欢迎”二字,书体是他最擅长的隶书。而另一幅上,写的是英文的“welcome”。

“之前从来没用毛笔写过英文。”鲍贤伦笑得很开怀,“头一回写,倒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新鲜感。你看这里,”他指了指welcome里最后的那个“e”字,收笔奔放洒脱,“是不是还有点书法的意思?”

这确实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,特别是对鲍贤伦来说。就像他会把书斋整理得井井有条一般,他是一个从骨子里就透出对传统尊崇的书法家。

熟悉鲍贤伦的人都知道他的隶书最为知名。而隶书在字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,上承篆书,下启楷书,又衍变出行草。这也正是鲍贤伦多年来专注于隶书的理由:“隶书有无比的生动性、包容性,在隶书中,真草隶篆行各体兼备。”

他早年以汉碑入手,后研习简牍与帛书。与常人所熟悉的汉隶不同,鲍贤伦所写的古隶,是由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字体,看上去比汉隶更古朴。

而再看鲍贤伦经常所书之内容,不难发现,他的作品从来不会绕开古代传统的母题。他经常临写古人诗词,主题围绕着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

鲍贤伦始终认为,书法是一个对古代高度依赖的艺术,只有通过对古人碑帖的反复临写,才能潜移默化地吸收其中的精华,并在最后转换为自己的语言风格。“我追求的艺术理想,就是‘最入古,最风格。’”鲍贤伦说。

这份对于高古与传统的钟情,兴许与他曾任浙江省文物局局长十余年的工作经历有关,对于那些古代文化遗存,鲍贤伦形容为“刻骨铭心的热爱与敬重。”

可就是这样刻骨铭心地爱着传统的鲍贤伦,却并没有抗拒文化交流的尝试,数千年来深厚的传统给予了他充分的文化自信,当他握住那支毛笔时,他便无所畏惧。就像隶书可以包容各种书体一样,中国的书法一样可以包容西方文字的线条。